

旧唐书

第二函  
十六册

舊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昌宗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與宴卽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

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立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旣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制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

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曰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  
書以之作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  
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  
聽咸著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尙譏其侈  
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  
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  
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  
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旣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  
爪牙在外厮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  
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子先聖  
旣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  
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

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誤旨則臣是辜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密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闈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寶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迕其

意者則災及襁緜爰暨高齊都鄴亦樊閭官鄧長駟位至侍中陳  
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與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  
息臯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  
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譽諤之臣言  
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  
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覷  
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  
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  
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陵轢貴仕便是  
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  
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出入官  
申行路之人咸以爲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

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士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曠之無益於盛德引之人閭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

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譽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復諫之君洪業墮墜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鞠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竝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舉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



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臯逆誣謀之類臯唯及身以臯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禋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

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厯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  
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  
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  
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  
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案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  
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  
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  
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  
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  
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  
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

苦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理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尙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尙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鞠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幽州都督諡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  
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  
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  
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  
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蓆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  
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  
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鬪竟禽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  
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眾至數千尋與武陟人  
李厚德率眾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  
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  
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

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尙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憚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

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閒須  
爲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  
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  
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  
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家理  
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  
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  
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輜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  
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酌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  
效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  
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  
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荅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

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修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

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立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陜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常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竝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



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闢茲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陟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劭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爲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尙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旣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侍中兼